



第25次会议逐字记录

主席：奈克先生（巴基斯坦）

目 录

裁军项目

议程项目 31 至 49 和 121 (续)

一般性辩论

发言人：

罗慕洛先生（菲律宾）

索拉·维拉先生（古巴）

瓦利·拉赫曼先生（孟加拉国）

米塔尔先生（印度）

工作计划：

\* 本记录可以更正。更正应写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经有关代表团成员签字后，在文件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美国铝业公司大厦，A-3550室）。

更正将在本届会议结束后按委员会分别汇编成册印发。

Distr. GENERAL  
A/C.1/35/PV.25  
4 November 1980

CHINESE

上午 10 时 55 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 31 至 49 和 121 (续)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今天上午第一位发言人是国际社会一名杰出成员，实际上是联合国创始人之一，我们对此的确感到荣幸。我极为高兴地对菲律宾外长，尊敬的卡洛斯·罗慕洛先生表示热烈祝贺。事实上，尽管他的其他日程安排得很紧，并有另外一些急务要办，但过去几年中他仍然 7 次在第一委员会作了发言，这表明他个人致力于本委员会所从事的裁军事业。

我十分高兴地邀请尊敬的菲律宾外长今天上午在第一委员会作第 8 次发言。

罗慕洛先生 (菲律宾)：让我利用这个机会祝贺第一委员会任命你阁下为主席。第一委员会是大会最重要的委员会之一。最重大的项目一向提交给本委员会。本委员会做出的决定至关重要。因此，我很高兴在你的主持下在本委员会作第 8 次发言。实际上，自 1945 年联合国创建以来，我对裁军问题一直很关心，总是在第一委员会阐明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已就联合国面临的这一十分重要的问题作好了发言准备，现在我开始发言。

现在我们又进行年度审议了。我真诚地相信，我们每年都在设法寻求减少使人类，实际上是这个星球所有生命遭到灭绝的威胁的途径。我们大家全都认为，这种威胁确实存在是存在的。从核时代最初的日子起，这种危险就一直存在，而且，我要遗憾地说，这种危险现已有了巨大的增长。我担心，这种灾难不可避免的意识常常会使我们丧失作出反应的能力。然而，是否存在着我们没有表明和探索的任何有

希望的途径呢？我可说没有。因此，我们重复我们说过的话显然毫无用处。

最近报纸刊登一篇文章（10月29日的《纽约时报》），向我们介绍了有关核绊网灵敏性的更加令人恐惧的新情况。我们从文章中了解到，在18个月中，仅美国就发生3854次核导弹警报，其中有147次是十分严重的核导弹警报，需要评估它们是否构成了核攻击。有4次使远程轰炸机组和核导弹发射装置处于戒备状态。

我们从以前提供的情报中得知，一些更加严重警报的发出是机器和人的失误造成的。由于人的失误，一个模拟导弹攻击的磁带程序被输入警报系统。这是十分危险的。

类似的资料没有向我们提供可以比较的数据。但是我必须认识到，这类数据的性质是相同的。在国际关系比较协调的时候，这类失误也许更容易被忽视。在目前各国间关系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人们会更加轻易地相信这种警报。

除上述情况外，我们还必须指出，至少有一个核大国正将注意力转向反击力量或战胜导弹目标战略。根据这种政策，可以想象，发动准确的核攻击有可能引起分级核交锋并且能够达到外交政策的预期目的，或者说，在十分危急的关头，一国导弹基地受到第一次打击会使之丧失作出反应的能力。

当然，这样做是在重新推行很久前详细审查过的一种政策，由于这是一种挑衅性的、毫无成效的、破坏稳定的和十分危险的政策，因此已被人们所抛弃。由于在对稳定具有极大破坏力的导弹上可安装更加精确的多弹头，这种过时的政策再次引起核战争策划者们的注意，他们看到，通过进行先发制人的第一次打击，一瞬间便能够摧毁对手的力量。当然，其结果是大大助长在极为紧张的时刻不发出警告便首先发动攻击的行径，而我们所有的人无一不处于这种危险之中。

有人认为，能向对方人口中心投掷200枚左右核弹头并不是一种有效的威慑能力，这一论点从来不得人心。这种武器的数量达到的稳定的核均衡可提供我们在

核武装世界所能希望的最大安全。然而，我们面临的情况是，武器数目增加到百倍，而安全程度则降到千分之一。谁都会认为，用纸牌搭成的核楼房，如果搭得过高，就会因承受不住自身的重量及其固有的脆弱性而倒塌。

几年前，我曾在本委员会指出，大国间的三方核平衡会及时加强它们之间的三方政治平衡。当时我发表了两种看法。一是三方的竞赛不可能是对等的。三个大国中的每一个大国都要求获得多出一倍的武器，以便与其他两个大国抗衡。这种要求是一项无法实现的目标，然而却极大地和持续不断地助长军备竞赛。实际上，从至少一个超级大国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双重能力已被认为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能力。

好几年前我发表的第二个看法是，最有助于美国和苏联安全利益的做法是大幅度削减它们的核武器，使之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所拥有的核武器的水平，以便促进多边核裁军谈判并防止这三个大国长期不断进行危险的核升级。在当时，这些建议是很激进的，将来也会被认为是激进的，或至少在政治上是不受欢迎的。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我们生活中存在的疯狂性显然还未消失。但是，在我们前进过程中，不时看看前面的道路是很重要的。

军备竞赛的进行不断使发明与开支出现新的惊人的剧增。每次产生这种剧增，都因采取了可以抢先进一步升级的起点步骤。这种步骤之一就是发明和部署氢弹，以代替简单的裂变炸弹。另一个这种步骤就是发明和部署洲际弹道导弹。还有一个步骤就是在每个导弹上安装多弹头，并进一步向它们提供单独制导系统。一个新的重大起点、步骤涉及在空间进行争取军事优势的科幻竞赛，超过这个限度，开支就会剧增。贝特兰·罗素勋爵曾经断言，“人类决不会戒除它所能干的任何蠢事”。人们每干一件新的蠢事时，总希望证明罗素勋爵是错的。每当采取一个新的起点步骤，就会使世界面临一场失去安全并耗尽大量资源的重大灾难，而这场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采取任何一个起点步骤都会使我们成功阻止或扭转军备竞赛的

可能性大大减少，直到现在，我们在这方面仍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困难。

进行大规模空间战争现在日益可能使世界遭到核毁灭，为这种战争作准备将耗尽大量人力和物力资源，并可能大大超过迄今对战争进行的一切投资。尽管目前正在激光和粒子束武器以及空间站和截击卫星领域进行深入研究，但这一极限尚未被越过，在部署和大规模生产这类武器和装置之前，仍来得及要求加以制止。情况很快就不会再是这样了。然而，裁军谈判甚至在 20 年后也未达成一项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这个问题应当思考一下。我们的努力，从当前谈判需要看，已落后 20 年。和以前每次面临起点措施一样，谈判者们都是在与前一次起点措施造成的后果进行斗争。

现在我想谈谈更直接的，但同样令人失望的事态发展。首先，我要提及不扩散核武器审查会议的结果。如果这次会议取得了积极成果，就能够澄清问题。这次会议有一种以前的会议所没有的坦诚气氛，但会议结果基本上相同。第一次审查会议出现的分歧被掩盖了，但第二次审查会议出现的分歧没有被掩盖住。对此使用“失败”和“成功”这类字眼毫无意义。失败的原因不在于会议，而在于超级大国不愿意或不能够履行其根据不扩散条约承担的义务，即采取积极措施阻止纵向扩散并削减核武器。反思过去，如果不让核武器国家象第一次会议那样心安理得，可能更好。

随着核武器国家的数目继续增加，当然会刺激那个来历肯定最令人怀疑的俱乐部现有成员采取行动。由于武器的扩散，它们的利益受到了严重威胁，它们的安全水平迅速降低。它们未能采取可以使人们对非核选择感兴趣的步骤，从而使它们陷入了目前的处境，这个处境正急剧恶化，并将继续恶化。甚至“连最狭义的大国私利肯定都要求确定一种不同的方针。

目前，我们正目睹一种最严重和最危险的情景，这发生在中东那些在冲突中一无所获的国家之间。中东一些被共同关心的问题，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联结在一起的国家四分五裂，这是个极大的悲剧。我们必须注意到，正是武器的主要提供国扩

散常规武器才造成了这种后果。因此，它们与这类武器促成采取的行动有关，是同案犯。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是滥用大国必须承担的共同责任的又一事实。

在这方面，我们高兴地赞扬丹麦为协助世界限制和控制目前正扩散到世界各地的毁灭性的尖端武器而提出的最新倡议。尽管这一倡议有待研究，但至少是一个开端，与以前进行的徒劳的努力相比，可望进一步达到限制和控制这类武器的目标。

对于目前向联合国内外有关裁军机构提交的建议的重要性，我们没有异议。但是，所取得的成就之小却令人失望，而且，我们面临危险，对此的确感到吃惊。我指的是没有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一些官方机构再次证实，对这种禁试条约进行核查的技术障碍是不存在的。15年来，基本事实正是如此。我们支持三边谈判者尽早拟订一项条约草案。但同时，我们不能因此免除裁军谈判委员会在逐步进行多边谈判方面所担负的责任。

我还要指出，如果经过这些年的各种努力，达成的只是一项生效期有限的条约，那么，我们会感到失望的。在现有条件下，这样一项有限的条约要使人信服或成为向前迈出有意义的一步，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规定无限期暂停试验也许更有意义。实际上，我们和其他国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它们指出，在缔结并实施全面禁试条约之前，立即开始暂停试验是可取的。

多年来，我们一直听人们谈到制订一项有关化学武器特别是有关“最致命”的或神经毒气武器条约的可能性。这项协议始终未能达成。大国似乎不愿意放弃任何方式的过多杀伤力，无论它多么令人厌恶。在这方面，人们必须注意到，大国重新对“二元”化学武器发生了兴趣，组成这类武器的两种化学药品在混合在一起发射之前始终是无害的，并被分离开。直到现在，这种潜在的发展仍处于停顿状态，如果迟到现在还允许生产和布署二元神经毒气武器以阻挠缔结条约的话，那会令人十分失

望。我们认为，问题是能否对条约遵守情况进行核查，实际上，现在能否在裁军方面取得任何重大进展，这仍然是个问题。

我们深信，在无人对干涉别国主权的行径进行任何合理指控的情况下，也能对控制武器和实施裁军措施的情况进行充分视查。实际上，必须估量对有关国家和各国进一步获得安全有所不利的情况。这类核查措施是为实现军备限制和裁军所作努力的核心。如果确实想摆脱或只是减轻军备负担，都必须正视并接受这一现实。

从我提出的有关核武器竞赛的看法可明显看出，我认为尽早实施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至关重要，这不仅因为军备竞赛在间歇期间会继续发展新势头，还因为“定期”协议很快便会失去效用。

我不想对每项可行的裁军措施进行评论，相反，现在我要谈谈以前我谈过的一个问题。一些发言人已经指出，举行裁军会谈的环境和气氛能够破坏或加强举行这种会谈并使之获得成功的机会。首先我要补充一点，气氛越紧张，怀疑、恐惧和忧虑越重，达成协议就越加至关重要，同时取得成就也更加困难。

我经常建议——而且今天在此再次建议——主要有关国家重新审查它们能否主动采取步骤改善和加强会谈气氛，使之更有希望成功。如果真要对安全进行估量的话，不能只以所获得的更多的武器为根据。人类受到定时核弹的牵制，安全的实现还在于，甚至主要在于改善达成协议的条件。

有些措施很容易被人接受，因为它们不会真正削弱安全，甚至对“设想的安全”也不会产生多大影响。这类措施当然包括许多方面，我列举如下：在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之前立即暂停核试验；停止生产用于制造武器的裂变材料；在达成可核查的协议之前，暂停生产或部署化学武器，并销毁现有储存；暂停试验、生产或部署新战略武器系统；在诸如中欧这类有争议的地区宣布削减规定数目的军队和武器。

实际情况正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因此，很重要的是表明可取的实际情况，以便改变观念，减轻眼前的威胁并谋求共同目标。我们完全了解军备竞赛升级的情况，

然而，我们对如何使军备竞赛降级几乎一无所知，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是，人们有理由认为，要在这方面取得进展，必须开始一种在性质上与目前对人类前途构成了巨大威胁的进程相反的进程。当然，我并不主张采取从根本上或大大地削弱任何国家安全的步骤；也不主张在不存在对等的情况下无限制地采取这种步骤，我主张采取可取的、在性质和倾向上均与军备竞赛相反的措施。

但是，要实现国际安全，绝不能把我们的努力仅限于采取限制和削减军备措施。实际上，许多人和我一样认为，能否实现裁军，归根结底取决于能否实行一种世界安全体系，在此体系下，各国均认为可以安全削减和销毁武器。过去两年中，我荣幸主持的裁军和国际安全相互关系专家小组一直在开会，该小组正努力——也许不如我们希望的那样顺利或迅速——探究这一由来已久的困境的新出路。我的经验和观察表明，除在具有法律秩序的社会外，诉诸武力的行动是不可避免的。显而易见，国际社会尚未决定根据联合国宪章履行其义务，即建立共同防务和共同安全、维护和平及促成和平，使之足以有效废除国家军备和军队。不过，情况已开始有所好转。所有人都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裁军与国际安全之间以及建立国际安全体系与能够实现裁军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实际问题是，认识与行动之间的差距是否不太大，可以及时消除这种差距，以确保世界免遭核毁灭。只有一件事说明有利于这一方针，那就是人类过去的全部历史。只有一件事说明不利于这一方针，那就是有一些国家十分狭隘地坚持其私利，因此对其自身生存不可能有所需的觉悟。

我的有生之年或许不多了，不久我将 82 岁了。但是，与本委员会成员国代表，甚至与所有的人相比，我的有生之年或许不算太短。这一事实并不使我感到十分欣慰。我毕生致力于通过我们的这个世界组织谋求和平与平等。这个世界组织是人类现有的唯一的救生船。任何“主义”及任何单方面解决人类问题的办法都不能解决人类生存问题。人类生存取决于我们同心协力和宽宏大量来解决我们共同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共同的问题，我现在主张的，而且将继续主张的，也正是



这一点。我们承担的共同责任是重大的。我希望本委员会的同事能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采取我们生活的时代所要求的明智态度来履行这一责任。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菲律宾外长对我讲了友好的话。我也真诚地祝愿这位杰出的联合国创始人健康长寿，以便他能继续为世界和平与安全事业做出贡献。

索拉·维拉先生（古巴）：主席先生，我最衷心地祝贺你当选我们第一委员会主席。我们相信，在你的领导下，我们委员会的工作将会十分正确而迅速地进行，并会取得积极成果。你一定会得到古巴代表团的充分支持。

最近，在参加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的不结盟国家的代表团团长和外交部长于10月初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大家对国际局势的继续恶化以及世界出现的新的紧张因素一致表示关注。不结盟国家代表团团长和外长不安地并非常遗憾地注意到，今天，对我们生存构成的种种威胁比过去更加严重了。

1980年的特点是，国际局势明显恶化，原因首先在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美国政府的影响下作出了在欧洲部署新型中程核导弹的决定，其目的显然是要破坏该地区目前的军事和战略均衡，其次在于美国在加勒比、印度洋地区、阿拉伯湾和中东不断增强军备。国际局势恶化的原因还在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迟迟得不到批准、西方国家继续推行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一些新的紧张因素已经出现以及最近美国提出了发动有限核战争可能性的新观点，所有这一切都大大增加了发生核灾难的危险。

要对付这种危险局势，就必须作出新的努力，进一步实现裁军，特别是实现核裁军，以便阻止并扭转令人极为不安的军备竞赛，从而节省更多的资源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

我国代表团和所有不结盟国家都特别关注我们议程上的一些重要项目，尤其关注军备竞赛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后果及其对世界和平与安全产生的极为有害影响的

问题。裁军不仅有助于防止不必要的伤害，还能为千百万人提供可接受的生活水平。

关于宣布 1980 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我国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在今年的裁军审议委员会会议上。我们审议了核委员会的报告。我们相信，通过进行体现相互和解精神的接触并认识到迫切需要在新的十年在裁军方面取得决定性成就，就能够消除对宣言文本某些段落仍然存在的少许意见分歧。但是，还必须具有现实主义精神，使这个重要文件能在非常普遍的支持下获得通过。

在本届会议上，我国代表团还将十分重视与建立无核武器区及和平区有关的问题。我们认为，按照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行动纲领的规定，这类区域的建立应

“按照区域内各有关国家明确确定和自由决定的适当条件，并考虑到区域的特点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而且遵照国际法的规定”（第 S-10/2 号决议，第 64 段）。

就拉丁美洲而言，除我国代表团在过去数年中指出的那些障碍外，最近几个月还发生了另外一些不利的事件，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半球唯一的核大国在加勒比地区不断增强军国主义做法和侵略行动。这种危险局势——它实际上是美国重新推行冷战政策及企图恢复炮舰外交的结果——还对那些因在拉丁美洲实行种族灭绝而受到国际社会谴责的国家有利。当然，由于这种局势的存在，要在不久的将来建立无核武器区及和平区是不可能的。

中东和非洲绝大多数国家支持的有关在这些地区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倡议受到了更大的威胁。以色列和南非获得了核能力给该地区各国造成了明显的危害，尤其是在过去一年。这一事态发展之所以成为可能，不仅因为以色列与南非进行了密切合作，主要还因为几年来伪装成不扩散支持者的西方国家向那些镇压性和侵略性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及种族隔离政权提供了核技术。

从历史上讲，印度洋及其自然延伸部分出现的紧张局势从未象现在这样严重。荒谬的是，这种局势发生在该地区岛国、沿岸国和内陆国正加紧努力谋求有效实施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时候。迪戈加西亚岛防御工事的进一步加强，在印度洋及海湾建立更多基地和军事设施的威胁以及军舰的日益增加，证实帝国主义者普遍企图使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达到十分危险的程度。必须尽快制止并扭转这种危险倾向，以便能够为预定明年在斯里兰卡召开的印度洋会议创造必要条件。

今年对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建议和决定执行情况的审议具有特殊意义。现在就必须开始为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作准备，这届会议将回顾自1978年第一届特别会议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并对必须进行的工作进行审议。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必须作出建立1982年会议筹备委员会的决定。我国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立场是，第二届特别会议必须主要致力于审查1978年通过的最后文件是如何贯彻执行的。

此外，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还应当审议最后文件通过及这届会议召开这段时间在裁军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出现的新的情况。鉴于目前的国际局势，我国代表团十分重视1982年会议。在召开这届会议之前，必须认真进行筹备，为此，筹备委员会担负着特别重大的任务。我国代表团打算和不结盟国家及国际社会其他国家一道，尽一切努力为确保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的成功召开作好必要准备。

关于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障问题，过去我国代表团已阐明了它的立场，现在仍然没有改变。我们认为，核武器国家应当普遍作出禁止对不拥有这类武器的国家使用核武器的保证。在做到这一点之前，所能采取的最及时最适当的措施是缔结一项条约，以便核国家据此作出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保证，作为谋求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的中间步骤。大家知道，谈判正在进行，而且5个核国家就这一问题发表了声明，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分歧，但仍然支持所谓消极保证的主张。

我国代表团不会放弃谈判谋求缔结上述条约的主张，但同时认为，目前安理会

应当通过一项决议，承认并表明 5 个核国家关于将对无核国家作出安全保证的声明，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有益做法。我们认为，这些声明应当包括彼此作出的明确的、内容相同的保证。承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对不拥有核武器及在其领土或管辖及控制下没有这类武器的国家使用核武器，这个办法无疑能得到广泛的支持。

由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古巴首先强调核裁军。在这方面，我们认为，特别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应当紧急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这项工作不应拖到本届大会之后——并开始举行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我们认为，在这方面，开始举行有关限制在欧洲布署中程核武器的会谈是令人鼓舞的。

为了全面禁止核武器，我国代表团赞同下述意见，即全面禁止核试验是可以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莫斯科条约生效已有 17 年多了，然而，两个核国家还未成为条约缔约国。关于缔结一项禁止在各种环境中进行试验的一般性条约的谈判也未圆满结束。最近又公布中国在大气层进行了另一次核爆炸，其放射性沉降物对好几个国家，特别是北半球造成了威胁，从而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这次试验暴露了中国在裁军问题上采取的真正立场。

尽管大会一再对多边谈判机构发出呼吁，但该机构迄今未能充分审议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坚持下述意见，即必须尽快达成所需的协商一致，以便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建立处理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的工作组。

不过，我们满意地注意到，苏联、美国和联合王国按照裁军谈判委员会这些成员国今年 7 月提出的最后文件规定举行的三边会谈尽管有所拖延，但还是取得了进展，这表明，在棘手而复杂的核查问题上，正在达成谅解。

在讨论裁军谈判委员会 1980 年进行的工作时，我国代表团想表明，虽然在正在讨论的各种项目方面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但在审议它们方面还是取得了进展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几个项目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并首次建立了有关这些项目的工作组，即放射性武器工作组、化学武器工作组、关于对无核武器国家作出保证的协

议工作组以及综合裁军方案工作组。

我国代表团赞成保持该机构建设性的谈判精神。工作组的建立以及在工作组举行的谈判表明，进行实质性的谈判，而不是将大家的时间全部用在只能使委员会偏离其目标的辩论上，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和有益的。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多边谈判机构，应当全力完成自己的任务，即商谈如何采取有效而具体的多边措施，以实现在必要国际保证下的全面彻底裁军。

众所周知，由于讨论有关非成员国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审议的问题，该委员会的实质性工作中断了一些时间。我国代表团强烈反对阻止非成员国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的企图。这种企图违背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最后文件第 120 段的精神，这一段在其分段中指出，裁军谈判委员会将

“ (g) 安排有关的但非委员会成员国的国家向委员会提出有关裁军措施——这是委员会谈判的主题——的书面建议或工作文件并参加有关这些建议或工作文件主题事项的讨论；(第 S-10/2 号决议，第 120 段 (g)) 及

“ (h) 应非委员会成员国的请求，请它们在讨论它们特别关心的问题时发表意见。” (同上，第 120 (h) 段)

这两个分段清楚地表明，裁军谈判委员会任何非成员国都有参加该委员会工作的权利。

1979 年，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这方面没有遇到困难。但今年，在这个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中，有两个成员国企图阻止顺利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种可耻的行径。大家都知道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这方面所发生的一切。在该委员会，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再次采取了一个正直而高尚的国家所应采取的立场，没有坚持其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请求，以期委员会能取得进展而不会偏离其基本目标。

我们支持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建立化学武器工作组，该工作组应当在谈判和最后

达成有关这一问题的公约方面发挥基本作用。化学武器谈判迄今已进行了多年，只是自1979年以后才取得实质性进展。我们认为，举行双边谈判取得的进展并不缩小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而且相反，倒使其更容易促进理解并使这方面工作更加灵活。

化学武器工作组在进行审议期间，为实现下述最终目标，即达成一项全面有效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并销毁这类武器的多边公约，进行了有益的工作。该工作组确认，人们普遍认为迫切需要为这项公约举行谈判并拟订这项公约。

现在谈谈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我们认为，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建立放射性武器工作组是一个积极的步骤。作为一个优先事项，必须就这个问题举行深入谈判。

同样可取的是，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范围内建立一个研究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这类武器新系统一般问题的专家小组。

与国际局势危险恶化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最近召开了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这件事也令人鼓舞。

所通过的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化学武器公约及其关于某些常规武器（如无法检测射弹、地雷、饵雷和其他装置以及燃烧武器）的若干议定书都是对控制使用这些武器和裁军事业做出的贡献。

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实际上全面彻底裁军的主要目标还远没有实现。众所周知，一些利益集团图谋反对在裁军方面取得实际进展，而且帝国主义者推行的好战政策始终阻碍着人类这一受珍视的愿望的实现。因此，我们认为，继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之后，应当召开世界裁军会议，以此作为通过具有重大约束力的决定的唯一讲坛。我们将继续按照这些方针进行工作，因为我们相信，这项倡议如能得到实施，将会提供一个适当讲坛，在此讲坛上，各国全权代表可以

为逐步实现裁军——这个国际社会多年来一直如此渴望实现的目标共同努力。

根据苏联的倡议，关于“减少战争危险的紧急措施”的项目被列入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议程，本委员会应当认真注意这个项目。

普遍承诺防止现有政治或军事集团的进一步扩大，或防止其他集团的出现，这会增强各国的信心，这是实现随后解散上述集团的最终目标的第一个重要步骤。

有些措施对眼下的国际气候及中期和长期发展缓和并随之取得成果都同样有利，这些措施是：各国，特别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及其他通过军事协议与它们建立了联系的国家都应停止增强军队和常规武器；核武器国家作出不对其领土上没有设置核武器的国家使用这类武器的承诺及核武器国家暂停核爆炸 1 年。这种间歇将能为缔结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国际公约提供时间。

迄今联合国创立已有 35 年了。我们应当加倍努力建立一个和平安全的世界。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努力实现全面彻底裁军，首先是在核武器方面，以满足人类的强烈愿望。让我们将花在那些武器上的钱和用于战争的人力和物力用于创造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使所有的人都能受到教育，都获得工作、健康与发展。

瓦利·拉赫曼先生（孟加拉国）：主席先生，我很荣幸认识你个人多年并熟知你对裁军事业始终具有深厚的兴趣。本委员会很幸运由你担任主席，指导它今年的讨论和工作。

尽管我们看到，由于进行了长期艰苦的谈判，在有限领域已经取得了进展，但所采取的积极步骤却更经常地受到正在加速进行的军备竞赛，尤其是核领域军备竞赛的对抗。超级大国和其他军事大国的利害冲突，加上军工联合企业不断为生产更多具有更大毁灭力的武器卖力，造成了目前前所未有的人力和自然资源浪费，并通过一个超级大国的对抗而使整个人类文明社会更接近毁灭。

1970年代大部分时间都充满了缓和精神，但现在却被怀疑和逐渐失去信任的局面所代替。建立信任的进程被破坏，极大地阻碍了为实现裁军和国际安全这一基本目标所作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即使不消除，至少也可减少人类目前面临的彻底毁灭的严重危险。

孟加拉国在裁军问题上的对外政策是以其宪法规定的义务为根据的，按照这种义务，我们接受了全面彻底裁军的主张。这样致力于裁军事业不仅维护了我们在这方面所奉行的原则，而且还会加强我们准备在适当情况下采取的具体的实际行动。由于我们拥护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主张，因此，孟加拉国总统齐亚·拉赫曼在关于国际经济合作和发展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十一届特别会议上指出：

“目前全球军事开支每年近5000亿美元，而且每年增长400亿美元。相比之下，官方发展援助正在减少，如今不到军备开支总额的5%。整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使我们预感到前景暗淡，并令我们十分忧虑。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合起来已超过3000亿美元。每年要用400亿美元偿还外债，这占发展中国家出口总额的20%以上。由于这一原因，还由于发达国家推行的贸易政策及其产品价格的提高，1979年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逆差达450亿美元。1980年，这一数字有可能增加到600亿美元。”（A/S-11/PV.3，第11页）

我国代表团认为，防止核武器扩散到已经拥有这类武器的国家以外的现有安排只是一项临时措施。最终目标应当是销毁所有核武器。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与旨在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努力是背道而驰的。目前进行的军备竞赛不利于各国间在和睦、共处和信任的基础上建立国际关系，并且违背和平解决争端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精神。因此，要防止发生核灾难，就必须将销毁核武器作为综合裁军方案的一部分。

尽管核裁军和不扩散核武器的问题仍然是我们关心的主要问题，但孟加拉国对



下述两个方面仍然特别关心，即包括安全保证在内的保护无核国家利益的措施，以及旨在在南亚和东南亚、印度洋和地中海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建立无核区即和平、自由和中立地区的积极行动。孟加拉国认为，通过区域论坛和区域安排来建立合作基础，会使上述目标更易于实现。

孟加拉国极为重视 1979 年 7 月举行的印度洋沿岸国和内陆国会议提出的建议。我们特别满意地注意到，按照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建议，该委员会已经扩大，接纳了所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军事大国和其他主要海洋使用国，我们认为，由于这种做法，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活动已具有使其工作获得成功的分量和势头。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我国政府赞同下述主张，即在斯里兰卡举行印度洋会议，以便通过合作和谈判实现大会第 2382 (XXVI) 号决议规定的预期目标。

我们认为，在不结盟国家倡议下召开的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为实现旨在使人类免遭战祸并消除对人类生存构成的日益严重的威胁的进程奠定了基础。最后文件首先强调核裁军，并要求采取措施削减军队和常规武器。尽管最后文件的通过是向前迈出的积极一步，但远没有实现核裁军和常规裁军及加强不扩散制度的直接措施。

这次辩论是在第一个裁军十年结束第二个裁军十年开始的时刻举行的。我们十分重视这个新的裁军十年，这主要因为第一个裁军十年的特点实际上是军备超过了裁军，裁军几乎完全没有进行，这是令人遗憾的。该十年的主要目标——削减巨大的军备开支并把由此节省下来的开支用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远没有实现。我们受到鼓舞的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目前经济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世界和平及安全不可能得到维护或保证。

作为 77 国集团成员国，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孟加拉国极为重视实施裁军措施，因为通过裁军能够节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重要的财政资源及人力，并可将这些资源重新用来满足发展需要。因此，孟加拉国特别重视罗马尼亚和瑞典提

出的关于冻结和削减军事预算的建议。本着这种精神，我国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几乎在宣布第二个裁军十年的同时，宣布1980年代为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并宣布举行全球性谈判。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旨在阻止军备竞赛并开始裁军进程。在这届会议上通过的行动纲领首先规定了裁军措施，这些措施的早日实施是摆脱目前僵局的必要条件。最后文件提到了为制止狂热的核军备竞赛需要立即实施的措施，即停止地下试验、缔结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以及开始就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举行谈判。提到的其他措施，特别是最后文件第50段提到的措施在这方面极为重要。实际上，过去两年中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执行行动纲领，这的确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去年我们加入了不扩散条约，从而使我们能按时参加今年8月举行的审查会议。人们痛心指出，审查会议未能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最后文件，而这项文件评价了不扩散条约的执行情况，并采纳了旨在加强该条约及减少横向和进一步纵向扩散核武器危险的步骤。审查会议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因为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的观点截然不同。

不结盟和发展中国家按照不扩散条约的文字和精神，一致要求阻止核武器纵向扩散，并要求在把核技术和核能用于和平目的方面平等进行更加广泛的国际合作，认为这是使该条约具有普遍性的必要的先决条件，然而遗憾的是，核国家不愿意接受这一立场。我国代表团要求有关各方，特别是核国家认真考虑它们必须按照该条约文字和精神履行其根据条约承担的义务，不这样，不扩散条约的前途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在裁军领域的事态发展令人不满意的情况下，我国代表团对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表示满意，通过一般公约及三项分别有关地雷、某些燃烧武器和无法检测的碎片

的议定书，这是在制订以日内瓦公约为根据的国际人道主义法方面采取的一个具体步骤。我国代表团认为，那些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协议是限制或禁止某些常规武器的重大步骤，并且认为，尽管没有就所有问题达成协议，但迄今所取得的成果能够为我们提供必要的势头，以利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范围内取得更加迅速的进展。

裁军谈判委员会没有辜负人们的希望。我们认为，该委员会在改进其组织安排和工作方法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们赞成为举行有关各种裁军问题的实质性会谈建立4个特别小组的建议。我们认为，如能适当应用这种方法，会加强裁军谈判委员会这一主要裁军谈判机构的工作效力。关于非成员国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的问题，我们认为，联合国会员国有权参加委员会在各个谈判领域进行的工作并为此做出贡献。

在这方面，我要表明，孟加拉国始终赞成下述意见，即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以此作为阻止核军备竞赛和防止核武器扩散手段。三边谈判进行了很长时间，但没有取得任何重大成果，这些谈判应当重新振作起来，并将成果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这样才不致使多边谈判进一步拖延。

我们对恢复了活力的裁军审议委员会第二届实质性会议工作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该委员会最重要的建议是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裁军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得出的结论有助于我们提出确保该十年成功所需的指导方针。关于执行宣布1980年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的问题，尼日利亚大使阿德尼吉提出的措施值得我们赞赏。

我们在去年的发言中，对关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爆炸了一枚原子装置的消息表示了深切的关注。在辩论过程中，我们认可了尼日利亚关于秘书长应对这一问题进行彻底调查的建议。我国代表团对秘书长关于南非核计划和核能力的综合报告感到满意。我要对秘书长和负责裁军中心的助理秘书长迅速编写了该报告表示赞扬。报告内容充分表明，南非已具有核能力，因此国际社会有责任正视南非在核领域提出

的挑战。

我国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了裁军研究金方案及其逐步发展成为在负责裁军中心的助理秘书长倡议下制订的具体行动方案。我国代表团赞扬关于建立裁军研究金的倡议，同时促请秘书长扩大研究金方案的范围，以便更多的青年男女能够参加这一有益活动，并熟悉各种裁军问题。

我国代表团希望本委员会成员国也能赞同上述一些看法。它保留在本次辩论期间再次发言并就裁军领域其他重要问题发表意见的权利。

米塔尔先生（印度）：过去两周中，我们在本委员会就各个议程项目进行了十分有益的和建设性的辩论。我们大家感兴趣地听取了在此出席会议的各代表团发表的各种意见和看法。尽管基本观点可能仍未改变，但各代表团，包括我国代表团，无疑直接对其他代表团的立场有了较清楚的了解。

已有好几位代表提请人们注意国际关系正在恶化的情况及各国间越来越相互怀疑的现象。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局势表明，必须作出更大努力，才能使我们在裁军谈判方面进行的工作取得成功。

一些发言人认为，在军备控制和裁军方面没有取得进展的原因是缺少国际信任及缺少各国间的相互信任。我们要提请大家注意，这个也许不太起眼的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我们必须思考一下，在何种程度上，目前各国间的不信任本身不是不断进行的军备竞赛和军备扩充的结果。

现在盛行的指导国家间关系的逻辑是，通过显示更加强大的军事实力使潜在对手产生恐惧，以此防止对安全构成的威胁。尽管这种逻辑似乎会对个别国家或一些国家具有影响，但是，如果潜在对手遵循同一逻辑，也谋求获得相应的——即使不是更加强大的——军事实力，这种逻辑就会失去作用。

因此，这使我们面临这种情况，即有关各方更觉不安全，而且在更高的军备水

平上。如果国家间关系遵循另一种逻辑，即一国所想的不是引起他国的恐惧，而是引起他国的信任；不是引起怀疑，而是引起放心，则无论单独或集体的安全都会得到加强。在裁军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就会大大增进信任气氛。

我国始终强调核裁军的重要性，并反对核威慑和核均衡等危险概念，一些人常常提出这种概念为核军备竞赛的不断升级辩解。我们听到的一些议论无非是要使我们相信，核武器具有防止战争和实现稳定的作用。我们还听说，拥有核武器确实是为了避免核战争。这使我们想起了早些时候提出的口号：“用一次战争结束一切战争”。

同时，有人认为，在某种情况下，必须拥有核武器以弥补常规武器的明显不均衡。但是，那些提出这种看法的人同时也雄辩地说明核武器扩散对迄今不拥有这类武器的国家所造成的危险。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立场自相矛盾吗？那些利用这种论据为其继续拥有核武器进行辩护的人，实际上也是为获得并进一步发展日益扩充的核武库进行辩护的人，看来并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正起着促进这类武器横向扩散的作用。毕竟任何国家都会利用类似论据为其获得核武器进行辩护。

我们今天所以面临核困境，关键在于：对某些国家来说，拥有核武器似乎可使其在国际事务中获得虚幻的，然而却令人大为神往的威望和地位。正是这种观点增强了核武器扩散的危险。如果核武器国家不愿放弃这种观点，不接受其对停止和扭转核军备竞赛所负的责任，那么，就不能真正实现核裁军和核不扩散的目标。

核武器国家似乎热衷于在必要时通过实行限制性的核出口政策来实现不横向扩散的目标，但它们本身却不愿作出放弃其核武器地位的任何承诺。同样明显的是，对大多数无核武器国家来说，建立与核裁军问题分开的不扩散制度已成为一种越来越不能接受的主张。那些继续进行核武器扩散的国家最好还是注意这一警告。

我现在要谈谈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关系问题。当核武器出现时，所有国家都认识到了这些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所具有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继续为人们

所认识，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因此，国际社会极为重视核裁军。

但是，在发展武器技术和新的核理论的过程中，逐渐有人故意企图混淆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区别，认为核武器不过是另一种具有更大毁灭力的常规武器。这种倾向还导致一些说法，可据以把核武器视为常规军备的替代物。

使用核武器将会给整个世界造成灾难性和毁灭性后果，这是进行核裁军的充分依据。正是这种危险使人们认识到，必须进行核裁军，核武器国家必须最终回到无核武器的地位。另一方面，如果现在有人认为，核武器对一个国家进行自卫是必要的，而在裁军谈判中又必须同样强调常规军备，那么，谋求核裁军当初依靠的基础无疑会受到严重破坏。

我国代表团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将核武器这类具有极大毁灭力的武器与常规武器相题并论。因此，我们反对必须将核裁军与常规裁军联系起来的论点。如果片面地认为，在常规裁军方面取得进展将会促进在核裁军方面取得进展，那同样是欺人之谈。事实可能恰恰相反。我们不反对常规裁军，但必须独自进行，而不能作为拖延或忽视核裁军的优先地位的借口。

我们要对目前辩论的另一个方面发表意见，这就是核查在军备控制和裁军协议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我们认为，在有效国际控制下进行充分核查是实施这些协议所必不可少的。但重要的是要提防有人将核查问题变成推延缔结裁军协议的借口。在对裁军协议有效性进行评价时，我们必须对下述问题认真作出评估，即载有一整套切实可行的核查措施的一项条约的缔约国是否比在没有这样一项条约情况下能享有更大的安全。

我国代表团认为，从这一标准看，人们再也不能以没有适当核查作为理由来阻挠缔结一项真正普遍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了。遗憾的是，核查已被用作拖延缔结全面禁试条约的借口。但是，利用这一借口为继续核武器试验进行辩护确实也太违背逻辑了。因此，我们再次敦促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同意在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

之前立即停止这种试验。

我们要在此十分简要地谈谈军事联盟问题。作为一个不结盟国家，我们反对建立竞争性的军事集团和联盟。我们并不认为这种军事集团会促进单独或集体安全。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军事联盟的建立必然会在各国间造成紧张气氛和冲突，并会使它们之间相互产生怀疑。这种做法主要破坏了国际安全。因此，我们深信，解散军事联盟将会给有关国家和全世界带来更多的安全，而不是相反的结果。

我国代表团认为，在辩论的现阶段，有必要纠正一些看法，它认为这些看法是对必须解决裁军，特别是核裁军问题的主张的歪曲。尽管我们的观点不同，但我们深信，在此派有代表的所有国家仍会致力于实现在有效国际控制下全面彻底裁军这一共同目标。鉴于这一普遍努力，各种看法和意见能够也应该统一起来，印度已故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曾在1961年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说：

“我深信，不实现充分裁军，现代世界不可能长久存在。世界重大的物质发展已远远超过人们思想的发展，也许这是千真万确的。那种落后的、着眼于100或200年前各国如何发挥作用及战争如何发生的思想与现代是格格不入的。从感情上讲，我们并不完全了解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如果不是这样，困境和僵局看来就不可能持续存在，因为在现代条件下，必须消除战争，否则，经过千万年努力建立起来的人类文明社会就会彻底毁灭。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就应抱着解决问题的决心，迅速而慎重地处理裁军问题，这是一项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

我国代表团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参加本委员会的工作。

### 工作方案

主席：在休会前，我要通知各成员国，本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已经审议了应如何

继续实施工作计划的问题。各位代表都知道，在我们明天下午召开的会议上将结束一般性辩论。根据这种情况，本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想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在一般性辩论结束时，把两天时间分配给去年建立的成员数目不受限制的特别工作组，以便制订并最后完成不允许干预和干涉别国内政宣言。由于该小组据以建立的第34/101号决议不涉及财政问题，该小组应当根据向第一委员会提供的资源进行工作。因此，11月5日和6日，即星期三和星期四，工作组要在本会议室召开四次会议。考虑到第一委员会的工作负担，预计工作组还要召开更多会议。换句话说，工作组一有时间开会，我就会作出有关安排。

第二，11月7日星期五上午，本委员会将开始审议向它提交的决议草案。因此，目前大家均可报名发言。根据本委员会在本届会议初做出的决定，我们将在至少有四人报名发言时举行会议。

第三，各成员国记得，本委员会曾商定提交决议草案的最后期限为11月14日星期五中午。因此，大部分决议草案都将从该日起提交委员会来作出决定。但是，如果我发现对某些决议草案可以提早采取行动时，我们就可对它们采取行动，当然，如这样做，要预先通知本委员会所有成员国，而且，我们只能对那些没有引起重大异议的决议草案采用这种做法。

这些建议与本委员会商定的工作方案是一致的。我希望它们能为所有成员国所接受。

如无反对意见，我将认为，本委员会批准了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提出的建议。

就这样决定。

中午12时35分散会。